

密雲縣志

伯真署端

密雲縣志卷七之一

文上

元脩撰王思誠重修文廟碑記

至正六年

孔子之道與天地準雖二帝三王無以侔故歷代靡不尊崇爵號嚴飭
祀典薄海內外在在皆然況近者乎檀州漢白檀郡魏密雲縣今爲畿
近地供億繁夥其於文教宜若未遑而爲州者能以飭廟興學爲務其
知本哉州舊有孔子廟燬於金季兵至元二十八年知州楊璉等割俸
繕卽州治東市民宅重構殿宇爲堂三楹兩廡四楹以棲聖賢迄今五
十載寢以傾圯至至元至當是六年太原聶侯用之由行唐尹管巡院使
來守是州拜謁祠下顧瞻荒陋慨然以修復自任退而謀諸監州買住
及同知伯顏判官崔克敬同詞一諾共割俸鈔爲衆倡州中有好義者
翕然出貲以助於是斬木於山陶甃於河鳩工不日悉撤其故堂崇其

基宏其度爲殿三楹葺兩廡增其楹爲六創神庖若大成殿戟門齋舍
仍以故堂廢材又爲築講堂及教官宅碑樓共十三楹繪塑一新金碧
光耀視昔爲有加矣侯之致力不惟是州爲然其在行唐亦新三皇孔
子廟及醫儒二學憲使李木魯翀刻詩於石以頌其德檀學之興經營
於三年之仲春再越期而落成集賢學士揭傒斯監察御史崔帖木兒
普化匾額於殿堂之上聶侯又欲勒石以紀歲月命學正宋文佐以文
爲請遂爲書其始末系以詩曰白檀之樞昔爲邊隅厥俗於荒罔習於
儒今爲內甸密邇神都郡爨攸設文教斯敷明明聶侯說禮敦書隴茲
孔廟湫隘庫疎乃卽同官載詢載謀悉撤其故恢宏其模完敝益新輪
如奐如法庭植植遽宇渠渠有宅其師有庇其徒巍巍聖道洋洋嘉謨
允迪惟哲罔念則愚嗟嗟士子惜此居諸學古入官復厥性初作與時
惜身與道俱此惟聶侯德化之濡在漢文翁異世同符太史作頌以永

終譽爰告後政勉循令圖

明翰林院編修趙昂重修龍興寺碑記

成化十年

密雲古白檀郡龍興寺在唐初鄂國公尉遲敬德之所監造也寺之創始固久而中之興廢不一今鎮守邊帥王公榮鳩工庀材勸義率善而重修之殿宇廊廡次第告成金碧交輝設像踰故郡之人凡有禱私獲酬瞻歸而往來客使是棲是佇莫不偉王公之善於集事也夫王公蓋有所本矣尉遲敬德將之良勇之特功之茂而用武之元也王公師其爲常扼敵之吭吮敵之血殲敵之我仇者累矣今取敬德之遺蹟而重修之者欲企夫敬德上爲國家樹元功固保障重邊陲絕窺覘且期藉佛氏教祝天子萬年壽吾民安生福於無窮也大矣哉公之志乎時協公始謀者監軍中貴吳中雄許公常相率衛縣而爲樂助焉抑聞是寺占地之勝白檀環其左紅螺峙其右香徑山屏其前萬花臺倚其後冶

塔奇卓鬱爲傑觀由茲以往則王公之永譽其不與寺相爲終始其功業又不與鄂國公相爲昭著乎是爲記

明禮部尙書周洪範楊令公廟碑記

成化十八年自明以後凡屬一事而有數文者皆以類相從以便閱者

威靈廟在密雲縣古北口城北一里祀宋贈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楊公者也蘇轍詩云行祠寂寞寄關門者是已洪武八年太尉徐公達重建至今百年日就傾圯成化辛丑鎮守左監丞許公常都指揮王公榮圖與重葺請於朝勅賜今額令每歲從宜設祭旣而遣人來求筆其事於石按宋史本傳公諱業并州太原人幼倜儻任俠善騎射所向克捷國人號爲無敵太宗征太原公勸其主斷元降帝遣中使召見大喜寵以連帥授之兵柄會契丹入雁門公領師數千騎自西京出至雁門北口南向背擊之契丹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自是契丹望見公旌旗即引去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忠武軍節度使潘美爲雲應路行營都部

署命公副之連拔雲應寰朔四州詔遷其民於內地時契丹復陷寰州
公謂美曰朝廷令取諸州之民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
將俟大軍離代州日領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來拒即令
朔州民出城入碣石谷遣强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其中途則三
州之衆保萬全矣護軍王侁阻其議欲趨雁門北山中鼓行而往公曰
不可此必敗之勢侁曰君侯素稱無敵今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公
曰業非避死盖有不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
爲諸公先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
步兵强弩爲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卽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
遺類矣美與侁陣於谷口後違約失援公與遼兵力戰自午至暮果至
谷口望見無人即撫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槍猶手刃數
百人及身受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歿公太息曰上

遇我厚期討賊以報而爲奸臣所迫以敗績乃不食三日死帝聞之深爲痛悼下詔贈官賜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錄其子延祚延朗爲崇儀副使延訓爲供奉官延環延貴延彬爲殿直潘美削職三等王侁除名隸金州嗚呼公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爲之用谷口之敗先已灼見其機而爲羣小所壞良可悲矣然而忠義之氣凜然猶存此今日廟貌之所新也余故詳摭史氏之說以告欲知公遺蹟者

明兵備僉事張守中楊令公廟碑記

嘉靖四十三年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予叨兵備偕郭公經略邊事過古北西門公曰此楊無敵廟也只有一殘碑一杏樹見存廟貌盡無觀此荒蕪之狀遂思將軍在當時隨兵所向無敵八子爲將又皆並雄於時而六郎延環之功至今赫赫故父子忠良爲宋首稱焉嗚呼將軍廟雖荒圯而忠良至

性數千百年猶存於人心讀殘碑所載知公到危亡之地心猶不忍背君恩浩浩然激昂之氣可與天地並存也夫千載之下聞公之事尙愛慕如是何潘美王侁致公於死耶果今古之人心有不同歟夫君子同之而小人不同也何哉人一也有天理之心有人欲之心君子所存者天理見忠良則愛敬之小人所存者人欲見忠良卽妒忌之當時有一潘美王侁同行此公之所以必危也若太宗以曹彬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以公副之斜軫雖強必從公計先避其鋒或不得已而約援於陳家谷口彬必不肯失約而離去公如何以危哉公之危非公之不善於戰乃不幸而遇王侁之小人觀其使人登邏臺不見業報卽疑契丹敗走欲爭其功乃引兵離峪口此其心之所存趨利誤國忌功害正人欲橫流故所爲如是也潘美卽知王侁有去志而肯堅制之挽其不行候業戰至此而併力張威以夾擊則業之成功未可知耳何至失於敗耶

潘美不肯堅制王侁之去亦皆妒忌之心人欲爲之也公將危之際太息曰上遇我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迫又不曰致己之死而曰致王師敗績此其心之所存臨難不違君雖死不忘國天理昭昭故所爲如是當此之時麾下之士尙有百餘人感激公義於契丹背戰無一生還者非公忠義之操素孚於平時焉能臨難而感人如是乎守中與郭將軍嘉公之義仍舊址復立公廟築地基丈餘高周圍砌以石墻高丈五尺磚爲門於前內立正殿三間塑公之像後爲堂三間廂房六間門樓一座守廟軍房三間俱爲堅緻重新春秋二祀以表公父子忠良之節工起於四十三年五月初一日至十一月竣郭公名璣陝西人亦君子存心者乎時爲古北副將軍也

明戶部左侍郎邵寶潮河川石墻記

正德七年

潮河川古北口邊關也其險以水關之北舊爲棄地今司空湯陰李公

燧昔以亞卿兼御史中丞經略諸邊始作石牆爲固外限川流其中與
牆相際牆內之東南有堡以居戍卒號曰新營君子謂疆圉之守於斯
爲固然是堡去川纔數百步歲六七月沙漠諸水奔放突決堡受衝激
居民不甯牧耕兼病敵惟不至至則罔禦正德辛未春御史中丞李公
貢以整飭之命來視欲終司空公之功乃謀於分守太監呂公安暨副
使朱君壘參將張君緝循川之東壘爲南北牆九十八丈八尺又折而
背爲牆六十五丈屬於山麓約川南流以絕敵徑參將章君承委督視
尤竭心力蓋自始事暨訖工不越四月爲費白金六百兩人以其工之
易也竊相謂曰是何足爲有無哉及大水至遇牆而止又相謂曰壯矣
哉是牆之爲力也水不我遺害而我設險今而後雖有敵其若我何分
守以下諸君子樹石川上用紀功績以示久遠謂寶和公使來請銘公
學通古今才高宇內故雅望隆中外此實未足盡公而亦不可指爲細

事也乃作銘曰維石斯墻金城湯湯橫流溢川是距是當勿我毀傷誰其作之曾不可忘人謂中丞斯隄斯防自南自北復東復西尺度有稽惟川是依不我爲壑固哉山溪誰其爲之自我則夷川爲恆流弗墻何害突公來斯德業斯在司空之遺中丞之載中丞受命固我北門備預有武綏懷有文耆歌童謠擴我見聞墻哉墻哉其將永存

明翰林院編修童承欽重修古北口倉碑記

嘉靖十三年

燕以北皆崇山複嶺綿亘蔽虧爲中外界守者因險隘加斥埃焉故代爲要塞重徵明興定鼎於燕地切窮廬東西兩關歧若門戶而古北口控兩關中崖壁崎嶇道路阨隘距都城不二百里視前代尤要且重國初中山王國山爾城置帥列兵其戍加嚴復設倉貯粟歲遣地官尙書出納之爾乘障守陣常數千人皆仰焉故儲餉取給士飽馬騰後法制稍弛食廩多廢不治於是儲積頗復支放愆期材官騎士時有饑色矣

嘉靖甲午主事鄭君奉命視密雲倉首釐蠹敝奸猾斂迹乙未春行邊
至古北口顧其倉圯謂將士曰是地天險而不爲軍需計非人和也吾
其敢後乃鳩工飭材盡撤其舊而新之前爲門中爲堂餘爲厩統干若
楹繚以周垣制度宏敞加礪密矣經始於春迄工於夏君復至而落成
焉出者納者輓輸者告給者無不稱便邊徼亭障隱然增氣動色矣前
秋官主事密雲祝君樂其成也走京師告史氏敍曰鄭君操約而才富
大司徒常器重之是役也土石則以營卒赴支者遞舁之材木則市以
羨粟餽食則供以贖金官不費而民不擾可不謂才乎史氏曰豈惟才
哉自文皇帝時徙太甯三衛當路以羈縻置邊事不問今君獨汲汲爲
軍需計其亦有深憂至謀恆情所不及者乎是可以知其誠矣使君典
兵樞司邊籥必能長駕遠馭以紓廟堂之憂而余尤有望也祝君曰然
請記之鄭君名觀字汝中河南光州人也乙丑進士父選歷官知府兄

坤監察御史蓋名家云

明翰林院修撰陸泰石匣營新建石城記 嘉靖四十五年

石匣隸密雲縣去縣治六十里許地形平衍土脈隆厚自成祖擴疆以來民之居是者率狎於畊鑿守在四境不城不隍厯無夜吠以故訐謖樹畫之吏相與安之而未始議城事至宏治甲子巡撫洪公忠閱勢度形以此地東西北距邊不五六十里去京百八十里殆烽燧之交而邊邑之藩籬也值時方隆熙刁斗不驚故民獲保無虞萬一敵騎奄至將安所守乎乃經維揆度始建爲土城方四里餘內設倉場名曰石匣營俾民守之然規模雖具而爲制卑薄不堪守禦嘉靖戊申孫公巡撫其地復少增高厚列以梁口添設遊兵三千人而統之以遊擊將軍專領營事數十年來民獲嘻嘻於樂業者皆二公成城之功也至庚戌敵大舉內侵自古北口入癸亥又自牆子嶺皆通經茲城患至勸勦民方凜

凜幸而賴有是城以爲屯守閉門乘墉備以馬步捍以矢石兼之敵無
鬪志乃竟收保無恙然亦阨於危矣乙丑歲兵憲大石張公議曰石匣
三面距邊翳城是庇而累土爲之易於圯鑿剝蝕則非可恃以爲固矣
即如庚戌癸亥之變敵或以數千騎頓之四隅是城庸足捍乎民之不
醢爲魚肉者幾希矣無石匣是無密雲也又推而內地可得安枕面臥
乎矧颺舉烏集動以倏忽者敵之恒情旣不能挽強執銳以禦其來計
惟增築石城以守耳於是請於總督帶川劉公而報可焉區畫兵備張
公遊擊方公協衷贊議若太學諸生馬天俸黃應時趙梁等因述而記
之

明按察副使劉效祖重修密雲縣碑記

萬曆六年

密雲縣治舊傳土物仍勝國之舊入國朝屢增葺之迄今二百餘年傾
倚枝柱不足以肅臨民之體且東西二署廢不知何時至今丞募君儼

代舍以居萬曆元年明府益都邢君玠來視邑事慨然念之顧以材詘民寡私議諸心未誦言也會制府奉乘障之役諸戲音下營帥俱有羨

材於是邢君請以濟凝度又以舊額稍隘西闢地四畝足之工起萬曆元年十月礮鼓將撤邢君以召去代君爲諸城張君世則雅與同志甫下車即不憚度視之勞計其圖表則重門以內爲正堂爲牙宇左右爲掾舍又左爲丞牙前爲土地祠爲庾爲廐又右爲幕牙前爲獄神祠爲圉園門以外左爲惠民局爲旌善亭申明亭右爲供饋房以及限除廡城廂用不具且復審於程量緩其徒庸閱三載而始告成焉丞霍邑張君永晏幕廣豐游君恢閒請予言以記二君功德余不佞竊謂古之長民者必有城郭宮室城郭所以蓄衆庶宮室所以衛官師要之不可一缺略焉密雲自制府駐節城郭屢爲之增飾而又建新城相峙不尺五蓋儼然稱巖邑矣獨縣治日就傾落往受事者無能爲興起假令二君

亦復固仍舊貫則天生民而立之長使司牧之豈其作藥蓋廉以報然
於上面無宮室具瞻之地乎必不然矣以是知二君之有事誠非消功
單賄以興不急之務者昔魯叔孫所舍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日如
始至唐房棺所在多繕治解舍頗著能名以二君相較古今人豈不相
及哉且二君卽有事猶云自爲者多至如諸營帥聞二君之舉資畚插
者具餼糧者運瓴甓者載桶檻與榱桷者皆樂爲助與視不啻己舍斯
其好義急公俾君子攸寧者其功德詎出二君下也詩曰之子之來之
雜佩以贈之諸營帥有焉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其
二君之謂乎余不佞頃受廬茲邑得習諸君而躬親覩記故以是復永
幕君之請俾磐石歲月云

明刑部尙書劉應節新建重城記

萬曆六年

昔先王以城郭溝池之備責諸掌固難曰遏劉捍難以定王國以康兆

民易之坎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城以資險險以資守誰能廢之
 在周宣盛時仲山甫以上卿有築齊之役詩人爲歌蒸民之章比獵狁
 孔亟則命南仲往城朔方詩人於是賦出車而以攘夷歸功焉要之自
 古圻甸要荒皆有城故春秋有城必書有築必書然而以中原視邊陲
 則邊重若設鎮鐵輔以屏內輪外則視邊陲爲尤重我祖宗神武布昭
 廓清沙漠百數十年高靖中葉專設大臣一員督鎮薊門駐節密雲縣
 治夫密雲爲古檀州今薊爾邊邑耳城郭湫隘不足以容畜民庶予前
 承乏茲役將卜地東偏建一連城而未果也乃關中晴川楊公來謀之
 鎮撫重司諸君毅然舉事盡土命日計徒庀材伐石於山陶甃於野畚
 鑿取之軍丁銀鑿諸自帑藏毫髮固千慮有兩藝王萬曆國年逮五年
 而訖事計城高三丈五尺闊二丈周周一千一百七十九丈甃以磚石
 擇其舊營後門開道橫斷堦幾櫺櫺帶雄傑夫密雲關拱金陵與周